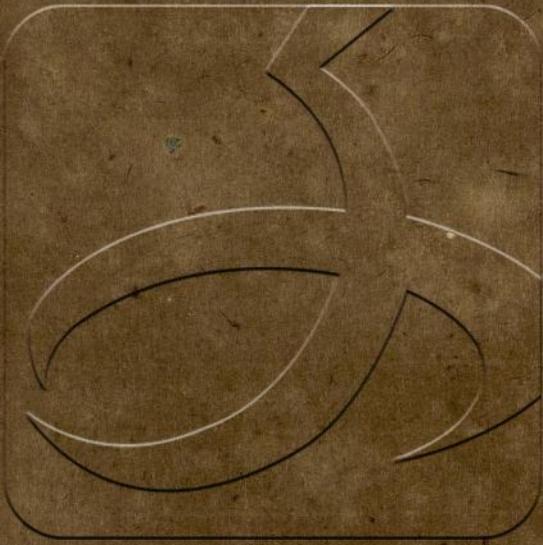




44.199
4437
5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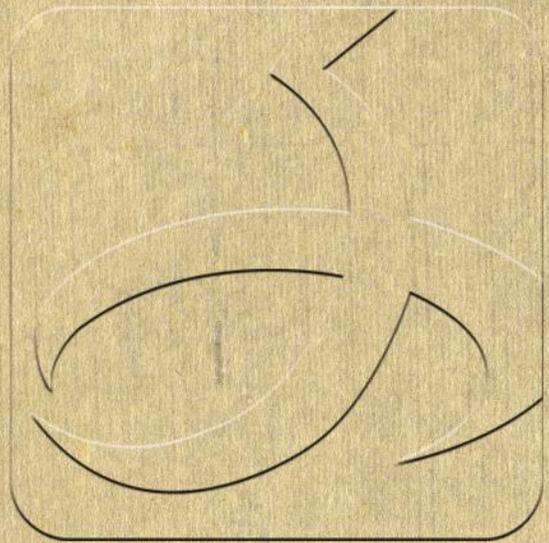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嘉祐集卷之十七

譜

譜例

古者諸侯世國鄉大夫世家死者有廟生者有宗以相次也是以
 百世而不相忘此非獨賢士大夫尊祖而貴宗蓋其昭穆存乎其
 廟遷毀之主存乎其太祖之室其族人相與為服死喪嫁娶相告
 而不絕則其勢將自至於不忘也自秦漢以來仕者不世然其賢
 人君子猶能識其先人或至百世而不絕無廟無宗而祖宗不忘
 宗族不散其勢宜忘而獨存則由有譜之力也蓋自唐衰譜牒廢



蘇洵
 洵老泉氏著

絕士大夫不講而世人不載於是乎由賤而貴者恥言其先曰貧而富者不錄其祖而譜遂大廢若者洵嘗自先子之日而咨考焉由今而上得五世由五世而上得二世一世之上失其世次而其本出於趙郡蘇氏以為蘇氏族譜它日歐陽公見而歎曰吾嘗為之矣出而觀之有異法焉曰是不可使獨吾二人為之將天下舉不可無也洵於是又為大宗譜法以盡譜之變而并載歐陽氏之譜以為譜例附以歐陽公題劉氏碑後之文以告當世之君子蓋將有從焉者

歐陽氏譜及永叔題劉氏碑後不具於此

蘇氏族譜

蘇氏之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自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龍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是始而譜不及焉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為不及譜為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及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書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為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乎親親見於服服

始於衰而至於繩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之所以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而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已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之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親如足於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族譜後錄上篇

蘇洵

蘇氏之先出於高陽高陽之子曰楫稱之子曰老童老童生重黎及吳回重黎爲帝嚳火正曰祝融以罪誅其後爲司馬氏而其弟吳回復爲火正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長曰樊爲昆吾次曰惠連爲參胡次曰錢爲彭祖次曰來言爲會人次曰安爲曹姓季曰季連爲芊姓六人者皆有後其後各分爲數姓昆吾始姓已氏其後爲蘇顧溫董當夏之時昆吾爲諸侯伯歷商而昆吾之後無聞至周有忿生爲司寇能平刑以教百姓周公稱之蓋書所謂司寇蘇公者也司寇蘇公與檀伯達皆封於河世世仕周家於其封

故河南河內皆有蘇氏六國之際秦及代厲其苗裔也至漢興而蘇氏始徙入秦或曰高祖徙天下豪傑以實關中而蘇氏遷焉其後曰建家於長安杜陵武帝時爲將以擊匈奴有功封平陵侯其後世遂家於其封建生三子長曰嘉次曰武次曰賢嘉爲奉車都尉其六世孫純爲南陽太守生子曰章當順帝時爲冀州刺史又遷爲并州有功於其人其子孫遂家於趙州其後至唐武后之世有味道者味道聖曆初爲鳳閣侍郎以貶爲睢州刺史遷爲益州長史未行而卒有子一人不能歸遂家焉自是着始有蘇氏故着之蘇皆宗益州長史味道趙郡之蘇皆宗并州刺史章扶風之蘇

皆宗平陵侯建河南河內之蘇皆宗司寇忿生而此蘇氏皆宗昆吾樊昆吾樊宗祝融吳回蓋自昆吾樊至司寇忿生自司寇忿生至平陵侯建自平陵侯建至并州刺史章自并州刺史章至益州長史味道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其間世次皆不可紀而洵始爲族譜以紀其族屬譜之所記上至於吾之高祖下至於吾之昆弟昆弟死而及昆弟之子曰嗚呼高祖之上不可詳矣自吾之前而吾莫之知焉已矣自吾之後而莫之知焉則從吾譜而益廣之可以至於無窮蓋高祖之子孫家授一譜而藏之其法曰凡嫡子而後得爲譜爲譜者皆存其高祖而遷其高祖之父世世存

其先人之譜無廢也而其不及高祖者自其得爲譜者之父始而存其所宗之譜皆以吾譜冠焉其說曰此古之小宗也古者有大宗有小宗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別子者公子及士之始爲大夫者也別子不得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故曰繼別爲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大宗死則爲之齊衰三月其母妻亡亦然死而無子則支子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

爲後則爲小宗故曰繼禰者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易宗其繼禰者親兄弟宗之其繼祖者從兄弟宗之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宗之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宗之死而無子則支子亦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五世則遷之宗也凡今天下之人惟天子之子與始爲大夫者而後可以爲大宗其餘則否獨小宗之法猶可施於天下故爲族譜其法皆從小宗凡吾之宗其繼高祖者高祖之嫡子祗祈死無子天下之宗法不立族人莫克以其子爲之後是以繼高祖之宗亡而虛存焉其繼曾祖者曾祖之嫡子宗善宗善之嫡子昭圖昭圖之嫡子惟益惟益之嫡子允元其繼祖者祖之嫡子

諱序序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其繼嗣者嗣之嫡子澹澹之嫡子
位曰嗚呼始可以詳之矣百世之後凡吾高祖之子孫得其家之
譜而觀之則爲小宗得吾高祖之子孫之譜而合之而以吾譜考
焉則至於無窮而不可亂也是爲譜之志云爾

族譜後錄下篇

蘇洵

蘇氏之先自昆吾以來其最顯者司寇忿生三代之事其聞於今
不詳周公作立政而特稱之以教太史其後周室衰司寇之子孫
亦曰蘇公遭讒作詩以刺暴公名曰彼何人斯惟此二人見於詩
書是以其傳至今自蘇氏入秦而平陵侯建典屬國武始顯遷於
趙而并州刺史章益州長史味道始有聞於世遷於晉而至於今
無聞夫是惟譜不立也自昆吾至書之蘇公五百有餘年自書之
蘇公至詩之蘇公二百有餘年自詩之蘇公至平陵侯建典屬國
武七百有餘年自平陵侯建典屬國武至并州刺史章二百有餘

年自并州刺史章至益州長史味道五百有餘年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二百有餘年以三十年而一易世則七十有餘世也七十有餘世亦容有賢不賢焉不賢者隨世磨滅不可得而聞而賢者獨有七人七十有餘世其賢者亦容不止於七人矣而其餘不傳則譜不立之過也故洵既爲族譜又從而記其所聞先人之行昔吾先子嘗有言曰吾年少而亡吾先人先世之行吾不及有聞焉蓋嘗聞其略曰蘇氏自遷於着而家於着山自高祖涇則已不詳自曾祖斬而後稍可記曾祖娶黃氏以俠氣聞於鄉閭生子五人而吾祖祐最少最賢以才幹精敏見稱生於唐哀帝之天

祐二年而歿於周世宗之顯德五年蓋與五代相終始歿之一年而吾太祖始受命是時王氏孟氏相繼據蜀蜀之高才六人皆不肯出仕曰不足輔仕於蜀者皆其年少輕銳之士故蜀以再亡至太祖受命而吾祖不及見也吾祖娶於李氏李氏唐之苗裔太宗之子曹王明之後世曰瑜爲遂州長江尉失官家於着之丹稜祖母嚴毅居家肅然多才略猶有竇太后柴氏主之遺烈生子五人其才皆不同宗善宗晏宗昇循循無所毀譽少子宗晁輕俠難制而吾父杲最好善事父母極於孝與兄弟篤於愛與朋友篤於信鄉閭之人無親疏皆敬愛之娶宋氏夫人事上甚孝謹而御下甚

嚴生子九人而吾獨存善治生有餘財時蜀新破其達官爭棄其田宅以入覲吾父獨不肯取曰吾恐累吾子終其身田不滿二頃屋弊陋不葺也好施與曰多財而不施吾恐他人謀我然施而使
人知之人將以我爲好名是以施而尤惡使人知之族叔父玩嘗有重獄將就逮曰入獄而死妻子以累兄請爲我詞獄之輕重輕也以肉饋我重也以菜饋我饋我以菜吾將不食而死旣而得釋玩曰吾非無他兄弟可以寄死生者惟子及將歿太夫人猶執吾手曰盍以是屬子之兄弟笑曰而子賢雖非吾兄弟亦將與之不賢雖吾兄弟亦將棄之屬之何益善教之而已遂卒卒之歲蓋淳

化五年推其生之年則晉少帝之開運元年也此洵嘗得之先子云爾先子諱序字仲先生於開寶六年而歿於慶歷七年娶史氏夫人生子三人長曰澹次曰渙季則洵也先子少孤喜爲善而不好讀書晚適爲詩能白道敏捷立成凡數十年得數千篇上自朝廷郡邑之事下至鄉閭子孫畋漁治生之意皆見於詩觀其詩雖不工然有以知其表裏洞達豁然偉人也性簡易無威儀薄於爲已而厚於爲人與人交無貴賤皆得其歡心見士大夫曲躬盡敬人以其爲諂及其見田父野老亦然然後人不以其爲怪外貌雖無所不與然其中心所以輕重人者甚嚴居鄉閭出入不乘馬曰有甚

老於我而行者吾乘馬無以見之敝衣惡食處之不恥務欲以身處衆之所惡蓋不學老子而與之合居家不治家事以家事屬諸子至族人有事就之謀者常爲盡其心反覆而不厭凶年嘗鬻其田以濟饑者既豐人將償之曰吾自有以鬻之非爾故也卒不肯受力爲藏退之行以求不聞於世然行之既久則鄉人亦多知之以爲古之隱君子莫及也以煥登朝授大理評事史氏夫人翟之大家慈仁寬厚宋氏姑甚嚴夫人常能得其歡以和族人先公十五年而卒追封蓬萊縣太君洵聞之自唐之衰其賢人皆隱於山澤之間以避五代之亂及其後僭偽之國相繼亡滅聖人出而四

海平一然其子孫猶不忍去其父祖之故以出仕於天下是以雖有美才而莫顯於世及其教化洋溢風俗變改然後深山窮谷之中向日之子孫乃始振迅相與從官於朝然其才氣則旣已不若其先人質直敦厚可以重任而無疑也而其先人之行乃獨隱晦而不聞洵竊深懼焉於是記其萬一而藏之家以示子孫至和二年九月日

大宗譜法

蘇氏族譜小宗之法也凡天下之人皆得而用之而未及大宗也
大宗之法冠以別子由別子而列之至於百世而至無窮皆世自
爲處別其父子而合其兄弟父子者無窮者也兄弟者有窮者也
無窮者相與處則害於無窮其勢不得不別然而某之子某某之
子某則是猶不別也是爲大宗之法云爾故爲大宗之法三世自
三世而推之無不及也人設二子而廣之無不載也蓋三法以爲
譜學者之事也由譜而知其先以及其旁子弟以傳於後世是古
君子之所重而士大夫之所當知也以學者之事不立而古君子

之所重與士大夫之所當知者隨廢是學者之罪也於是存之蘇
氏族譜之末以俟後世君子有採焉

別子

一世 別子之適子甲

庶子乙

適子丙

庶子丁

子戊

庶子己

庚

子辛

子壬

庶子癸

戊之適子

庶子丑

己之適子寅

庶子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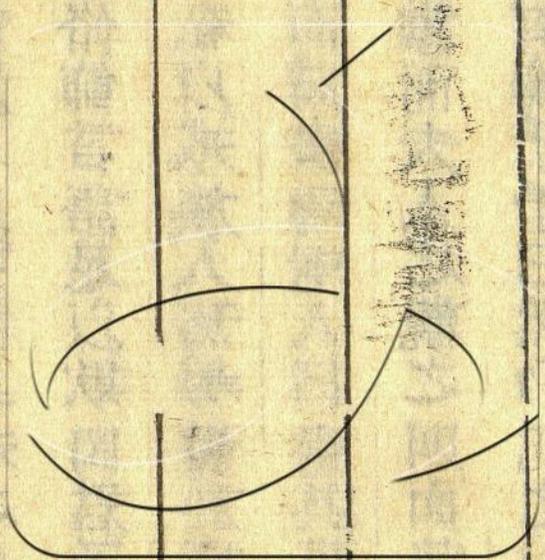


蘇氏族譜亭記

蘇洵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爲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脩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邪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旣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讓也

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既奠列坐於亭其老者顧少者而歎曰
是不及見吾鄉鄰風俗之美矣自吾少時見有爲不義者則衆相
與疾之如見怪物焉慄焉而不寧其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今也
則相與安之耳是起於某人也夫某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
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爲害也深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孤
子而不恤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
其諸孤子也而孝弟之行缺自斯人之爲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
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之
篤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謹謹不嚴也而閨門之政亂自斯人之瀆
財無厭惟富者之爲賢也而廉恥之路塞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
大慙而不容者也今無知之人皆曰某人何人也猶且爲之其輿
馬赫奕婢妾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力足以搖動
府縣其矯詐脩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
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焉髣髴於斯人之一節者願無過吾門
也子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他人觀之
則不知其爲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熱內慚汗出而食不下也且
無彰之庶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記之



嘉祐集卷之十八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萬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眾言朋與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為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日蜀人相慶如他日

嘉祐集卷之十八

記引狀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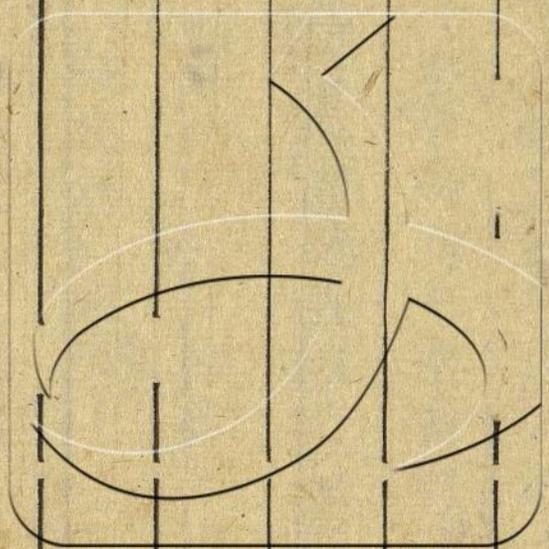
眉山蘓洵老泉氏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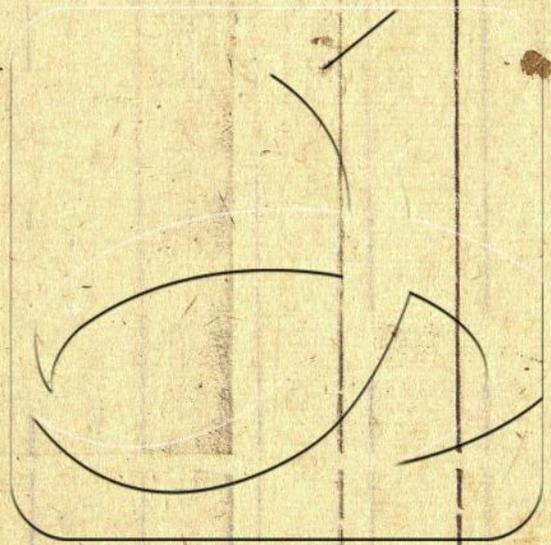
張益州畫像記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萬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眾言朋與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為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日蜀人相慶如他日

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畱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着陽蘇
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
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
如器之歆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
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繫以
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
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
民而以礎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
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
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
之人行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其民吾不忍爲也嗚
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
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
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
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鄉里之所在以至
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
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
存之於口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

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慷慨有節以度量容天下天下有大事
公可屬系之以詩曰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
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噫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
衆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予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
訛訛言不祥往卽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
公在西園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
女娟娟閨闈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
芄芄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
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
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彭州圓覺禪院記

人之居乎此也其必有樂乎此也居斯樂不樂不居也居而不樂
不樂而不去爲自欺且爲欺夫蓋君子恥食其食而無其功恥服
其服而不知其事故居而不樂吾有吐食脫服以逃天下之譏而
已耳天之畀我以形而使我以心馭也今日欲適秦明日欲適越
天下誰我禦故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是其心且不能馭其形而
况能以馭他人哉自唐以來天下士大夫爭以排釋老爲言故其
徒之欲求知於吾士大夫之間者往往自叛其師以求容於吾而
吾士大夫亦喜其來而接之以禮靈師文暢之徒飲酒食肉以自

絕於其教嗚呼歸爾父子復爾室家而後吾許爾以叛爾師父子之不歸室家之不復而師之叛是不可以一日立於天下傳曰人臣無外交故季布之忠於楚也雖不如蕭韓之先覺而此丁公之貳則爲愈予在京師彭州僧保聰來求識予甚勤及至蜀聞其自京師歸布衣蔬食以爲其徒先凡若干年而所居圓覺院大治一日爲予道其先師平潤事與其院之所以得名者請予爲記予佳聰之不以叛其師悅予也故爲之記曰彭州龍興寺僧平潤講圓覺經有奇因以名院院始弊不葺潤之來始得隙地以作堂宇凡更二僧而至於保聰聰又合其鄰之僧屋若干於其院以成是爲

極樂院造六菩薩記

始予少年時父母俱存兄弟妻子備具終日嬉遊不知有死生之悲自長女之夭不四五年而丁母夫人之憂益年二十有四矣其後五年而喪兄希白又一年而長子死又四年而幼姊亡又五年而次女卒至于丁亥之歲先君去世又六年而失其幼女服未旣而有長姊之喪悲憂慘愴之氣鬱積而未散蓋年四十有九而喪妻焉嗟夫三十年之間而骨肉之親零落無幾逝將南去由荆楚走大梁然後訪吳越適燕趙徜徉於四方以忘其老將去慨然顧墳墓追念死者恐其魂神精爽滯於幽陰冥漠之間而不復曠然

遊乎逍遙之鄉於是造六菩薩并龕座二所蓋釋氏所謂觀音勢至天藏地藏解冤結引路王者置於極樂院阿彌如來之堂庶幾死者有知或生於天或生於四方上下所適如意亦若余之遊於四方而無繫云爾

木假山記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棟梁則伐不幸而爲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所見而爲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峰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殤拱而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

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為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為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有所敬焉予見中峰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峰二峰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峰而岌然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送石昌言使北引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

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以壯大乃能感悔摧折復學又數年游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苦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為文中甚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為天子出使萬里外強悍不屈之虜庭建大旆從

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
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有感也丈夫生不爲將
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爲我言旣出
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
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尙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夸耀中國者多此
類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
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徙馬皆匿不見是以有
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者藐之况
於夷狄請以爲贈

議脩禮書狀

右洵先奉敕編禮書後聞臣寮上言以爲祖宗所行不能無過差
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錄洵竊見議者之說與敕意大異何
者前所授敕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爲典
禮而使後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
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
之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
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禮
雖爲詳備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妥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

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不備苟獨去其一二則適足以爲抵牾齟齬而不可齊一旦議者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全臣子之義如是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有隱諱蓋桓公薨子般卒沒而不書其實以爲是不可書也至於成宋亂及齊狩躋僖公作丘甲用田賦丹桓宮楹刻桓宮桷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爲雖不善而尚可書也今元世之所行雖小有不善者猶與春秋之所書者甚遠而悉使洵等隱諱而不書如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當時之臣子至於隱諱而不言以爲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益而反損歟公羊之說滅紀滅項皆所以爲賢者諱然其所謂諱者非不書也書而迂曲其文耳然則其實猶不沒也其實猶不沒者非以彰其過也以見其過之止於此也今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沒之後世將不知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也班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後世無疑之之意且使洵等爲得其所職而不至於侵官者謹具狀申提舉參政侍郎欲乞備錄聞奏

詩韻通子卷之九

意且對面等為其世類

夫世之小不離差者不取也書其大也而

大不與者也固非其志其莫之連悉燻而

以此世今無姑以知夫世之連而與之於世

順其實辭不與也其實辭不與者非以清其

昔世以益資者然其世則其昔非不書也書

為其退大不與言者俱其世也益而又不與

謝相府啓

朝廷之士進而不知休山林之士退而不知反二者交譏於世學者莫獲其中洵幼而讀書固有意於從宦壯而不仕豈為異以矯人上之則有制策誘之於前下之則有進士驅之於後常以措意晚而自慚蓋人未之知而自銜以求用世未之信而有望於効官仰而就之良亦難矣以為欲求於無辱莫若退聽之自然有田一廛足以為養行年五十將復何為不意貧賤之姓名偶自徹聞於朝野向承再命以就試固以大異其本心且必試而審觀其才則上之人猶未信其可用未信而有求於上則洵之意以為近於強

人遂以再辭亦既獲命於匹夫之賤而必行其私意豈王命之寵而敢望其曲加昨承認恩被以休寵退而自顧愧其無勞此蓋昭文相公左右元君舒慘百辟德澤所暢刑威所加不場而熙不寒而慄顧惟無似或謂可收不忍棄之於庶人亦使與列於一命上以慰夫天下賢俊之望下以解其終身饑寒之憂仰惟此恩孰可爲報昔者孟子不願召見而孔子不辭小官夫欲正其所由得之名是以謹其所以取之之故蓋孟子不爲矯孔子不爲卑苟窮其心則各有說雖自知其不肖常願附其下風區區之心惟所裁擇

卷十八終

嘉祐集卷之十九

贊說銘祭文

眉山蘇洵老泉氏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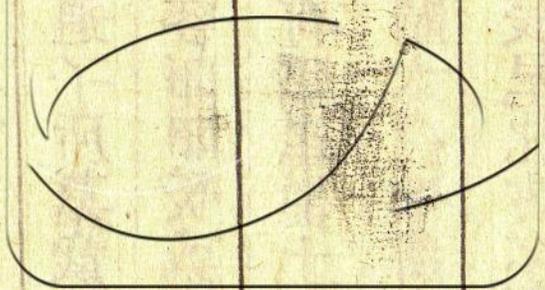
王荊州畫像贊

太山崇崇東海滔滔蟠爲山東公惟齊人齊方千里而吾獨見公公在荊州或象其儀白髮紅顏謂公方壯公生辛丑天子之老誰謂公老其威桓桓鎮天子之南邦

吳道子畫五星贊

世稱善畫曹興張繇墻破紙爛兵火所燒至于有唐道子姓吳獨
稱一時茲張與曹歷歲數百其有幾何或鑱干碑以獲不磨吾世
貧窶非有富豪堂堂五行道子所摹歲星居前不武不挑求之古
人其有帝堯盛服佩劍其容昭昭熒惑惟南左弓右刀赫烈奮怒
木石焚焦震怛下土莫敢有驕崔崔土星瘦而長腰四方遠去
如飛颺倏忽萬里遠莫可昭太白惟將冥其壯夫今惟婦人長裙
飄飄抱撫四弦如聲嘈嘈辰星北方不麗不妖勢筆與紙凝然不
囂粧非今人脣傳黑膏唯是五星筆勢莫高昔始得之爛其生緇

及今百年墨昏而消愈後愈遠知其若何吾苟不言是亦不遭



仲兄字文甫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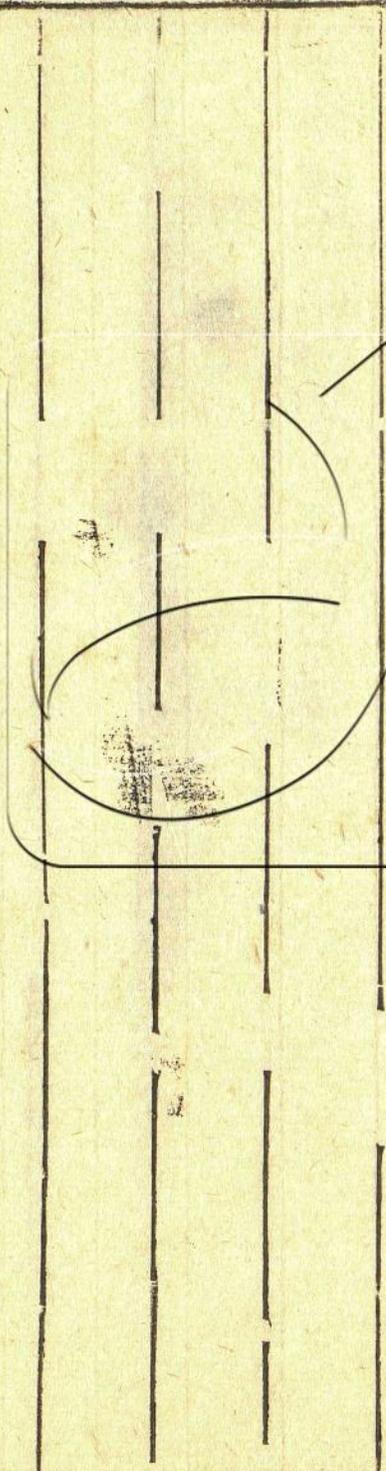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爲我易之洵曰唯旣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畱渟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大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旣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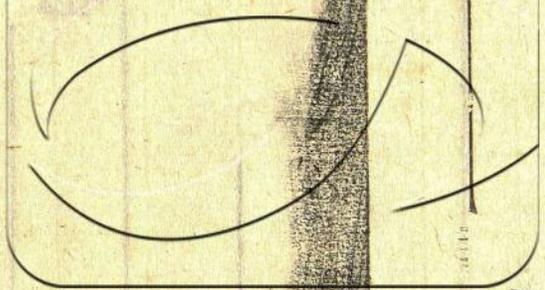
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網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
縠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泊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滂薄
洶涌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橫流逆折瀆旋傾
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榮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燄跳者如鷺
躍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
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
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
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
也故此天
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
鏤組繡非

不文矣而不可與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聲

之者惟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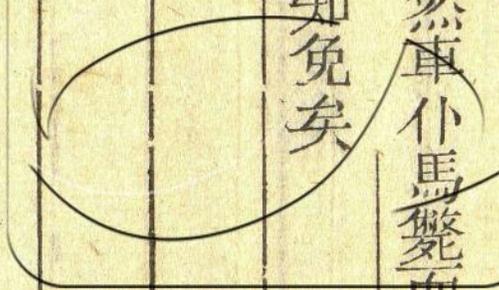
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
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不可
與他人道之惟吾兄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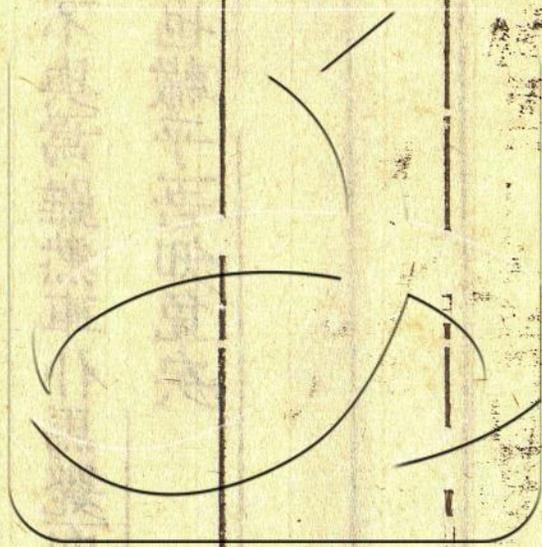




名二子說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賦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
 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
 車之功者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亦不及轍是轍者善處
 乎禍福之間也轍乎吾知免矣





老翁井銘

丁酉歲余卜葬亡妻得武陽安鎮之山山之所從來甚高大壯偉其末分而爲兩股回轉環抱有泉坳然出於兩山之間而北附右股之下畜爲大井可以日飲百餘家卜者曰吉是其葬書爲神之居蓋水之行常與山俱山止而泉冽則山之精氣勢力自遠而至者皆畜於此而不去是以可葬無害他日乃問泉旁之民皆曰是爲老翁井問其所以爲名之由曰往歲十年山空月明天地開霽則常有老人蒼顏白髮偃息於泉上就之則隱而入於泉莫可見蓋其相傳以爲如此者久矣因而作亭於其上又甃石以禦水潦

之暴而往往優游其間酌泉而飲之以庶幾得見所謂老翁者以知其信否然余又閱其老於荒榛巖石之間千歲而莫知也今乃始遇我而後得傳於無窮遂爲銘曰

山起東北翼爲南西涓涓斯泉盈溢以瀾斂以爲井可飲萬夫汲者告吾有叟於斯里無斯人將此謂誰山空寂寥或嘯而嬉更千萬年白潔自好誰其知之乃詎遇我惟我與爾將遂不泯無涇竭以永千祀

丹稜楊君墓誌銘

楊君諱某字某世家着之丹稜曾大父諱某大父某父某皆不仕君娶某氏女生子四人長曰美琪次曰美琳次曰美珣其幼美球美球嘗從事安靖軍余遊巴東因以識余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君卒享年若干四年十一月某日葬於某鄉某里將葬從事來請余銘以求不泯於後余不忍逆蓋美琳先君之喪一月而卒美琪美珣皆志於學而美球既仕於朝銘曰

歲在己亥月在子培高穴深託后土夫子骨肉歸安此生有四息三哭位後昆如雲不勝記其後豈不富且貴囑余作銘賴其季更

千萬年豈不偉

祭史彥輔文

嗚呼彥輔胡爲而然胡負於天誰不壽考而於彥輔獨嗇其年誰
不富貴使終賤寒誰無子孫誅誅戢戢滿眼蜚蜾於天何傷獨愛
一孺使頌其傳幃幃其帷其下惟誰有童未冠彥輔從子帶經而
哭稽顙來前天高茫茫慟哭不聞誰知此冤輟哭長思念初結交
康定寶元子以氣豪縱橫放肆隼擊鵬騫奇文怪論卓若無敵悚
怛旁觀憶子大醉中夜過我狂歌叫譁予不喜酒正襟危坐終夕
無言他人竊驚宜若不合胡爲甚歡嗟人何知吾與彥輔契心忘
顏飛騰雲霄無有遠遇我後子先擠排澗谷無有嶮易我溺子援

破瓜燈冷灰凍席與子無眠旋遊王城飲食寤寐相恃以安慶
歷丁亥詔策告罷予將西轅慨然有懷吾親老矣甘旨未完往從
南公奔走乞假遂至于虔子時亦來止于臨江繫馬解鞍愛弟子
凝倉卒就獄舉家驚喧及秋八月予將北歸亦既具船有書晨至
開視驚叫遂丁大艱故鄉萬里泣血行役敢其生還中塗逢子握
手相慰曰無自殘旅宿魂驚中夜起行長江大山前呼後應告我
無恐相從入閨歸來幾何子以病廢手足若攣我嘉子心壯若鐵
石益固而堅瞋目大呼屋瓦爲落聞者竦肩之喪大臨嘔血
傷心破肝我遊京師強起來餞相顧留連東二子喪母歸

懷辛酸子病告革奔走往問醫云已難問以後事口不能語悲來
塞咽遺文墜藁爲子收拾以葺以編我知不朽千載之後子名長
存嗚呼彥輔天實喪之予哭寢門白髮班班病來加卧憾不能奔
哭書此文命軾往奠以慰斯魂尙饗

祭亡妻文

嗚呼與子相好相期百年不
還嗟子之去曾不須臾子去
人亦有言死生短長苟皆不
子六人今誰在當唯軾與轍
學問畏其無聞晝夜孜孜孰
捷後何以歸二子告我母氏
崎嶇在外亦既薦名試于南

知中道弄我而先我徂京師不遠當
不返我懷永哀反覆求思意子復回
欲爾避誰當我獨悲子生逢百殃有
僅存不亡咻呵撫摩既冠既昏教以
知子勤提攜東去出門遲遲今往不
勞苦今不汲汲奈後將悔大寒酷熱
宮文字焯焯歎驚羣公二子喜躍我
我今西歸有以藉口故鄉千里期母

壽考歸來空堂哭不見人傷心故物感涕慙慙嗟予老矣四海一身自子之逝內失良朋孤居終日有過誰箴昔予少年游蕩不學子雖不言耿耿不樂我知子心憂我泯沒感歎折節以至今日嗚呼死矣不可再得安鎮之鄉里名可寵隸武陽縣在州北東有蟠其邱惟子之墳鑿爲二室期與子同骨月歸土魂無不之我與舊無不改移魂兮未泯不日來歸

祭任氏姊文

昔我曾祖子孫滿門姊之先入實惟其孫不幸而亡又不有嗣後世饗祀其託在姊祭於女家聞者歛歛姊不永存後益以疏姊之未亡洵作族譜昆弟諸子可以指數念姊之先其後爲誰周旋反覆不見而悲悲其早喪宜姊壽考春秋薦獻終姊之老今姊永歸遂及良人皆葬于原送哭酸辛姊之子孫恭愿良謹當有達者以塞此恨跪讀此文告以無憾鬼神有知尙克來鑒

祭姪位文

嘉祐五年六月十四日叔洵以家饌酒果祭于亡姪之靈昔汝之
生後余五年余雖汝叔父而幼與汝同戲如兄弟然其後余日以
長汝亦以壯大余適四方而汝留故國余既歸止汝乃隨汝仲叔
旋居東都十有三歲而不還今余來東汝遂溘然至死而不救此
豈非天邪嗟夫數十年之間與汝出處參差不齊曾不如其幼之
時方將與汝旋于此汝又一旦而沒人事之變何其反覆而與人
相違嗟余伯兄其後之存者今日以往獨汝季弟與汝之二孺此
所以使余增悲也汝歿之五日汝家將殯汝于京城之西郊魂如

有於此此永別尙饗

祭史親家祖母文

嗟人之生其久幾何百年之間遊者如麻及顧而思可泣以悲夫
人之孫歸于子轍自初許嫁以及今日旻天不可禍難薦結始自
丁亥天崩地坼先君歿世次及近歲子婦之母亦以奄弃願惟荼
毒謂亦止此誰知于今乃或有甚室家不祥死而莫救及于夫人
亦羅此咎子喪其妣婦喪祖母誰謂人生而至於此嘆嗟傷心悲
不能止

雜詩二十六首

雲興于山

雲興于山霧霧爲霧匪山不仁天實不顧山川我享爲我百訴豈
不畏天哀此下土班班鳩鳩穀穀晨號天乎未雨余不告勞誰爲
山川不如羽毛

有驥在野

有驥在野不過不呻子不我良豈無他人繫我于廐乃不我駕遇

我不終不如在野秃毛于霜寄肉于狼寧彼我傷寧人不我顧無
子我忘

有觸者犢

有觸者犢再箠不却爲子已觸安所置角天實舁我子欲已我惡
我所爲盍奪我有子欲不觸盍索之笠

朝日載舁

朝日載舁薨薨伊氓于室有績于野有耕于塗有商于邊有征天
生斯民相養以寧嗟我何爲踽踽無營初孰與我今孰主我我將
往問安所處我

我客至止

我客至止我逆于門來升我堂來飲我樽羞鼈不時詈我不勤求
我何多請辭不能客謂主人唯子我然求子之多責子之深期于
賢

顏書

任君北方來手出邠州碑爲是魯公寫遺我我不辭魯公實豪傑
慷慨忠義姿憶在天寶末變起漁陽師猛士不敢當儒生橫義旗
感激數十羣連衡鬪羗夷新造勢尙弱胡爲力未衰用兵竟不勝
歎息眞數奇杲兄死常山烈士淚滿頤魯公不死敵天下皆熙熙

奈何不愛死再使踏鯨鱗公固不畏死吾實悲當時緬邈念高誼

惜哉生我遲近日見異說不知作者誰云公本不死此事亦已奇

或云公尸解雖見殺而實不死

大抵天下心人人屬公思若能不死狀慰此苦歎

悲我欲哭公墓莽莽不可知愛其平生迹往往或予遺此字出公

手一見滅歎咨使公不善書筆墨紛訛癡思其平生事豈忍弃路

歧况此字頗怪堂堂偉形儀駿極有深穩骨老成支離點畫迺應

和關連不相違有如一人身鼻口耳目眉彼此異狀貌各自相結

維離離天上星分如不相持左右自綴會或作斗與箕骨巖體端

重安置無欹危篆鼎兀大腹高屋無弱楣古器合尺度法相應矩

莊重不

不好結束煩帶羈筆法未離

窺自我見此

無所施一車曾百木斤斧易為

日月欲畫形終非誰知忠義心餘力尚及斯因此數幅

不

叔白兔

飛鷹搏平原禽獸亂衰草蒼茫就擒執顛倒莫能保白兔不忍殺

歎息愛其老獨生遂長拘野性始驚矯貴人織筠籠馴擾漸可抱

誰知山林寬穴處頗自好高飈動槁葉羣竄迹如掃異質不自藏

照野明嵩嵩獵夫指之笑自匿若不早何當騎蟾蜍靈於手自搗

答二任

魯人賤夫子鳴邴指東家當時雖未遇弟子已如麻奈何鄉閭人
曾不爲嘆嗟區區吳越間問骨不憚遐習見反不怪海人等龍蝦
嗟我何足道窮車出無車作者入京洛文章彼人誇故舊未肯信
聞之笑呀呀獨有兩任子知我有足嘉遠遊苦相念長篇寄芬葩
道我亦未爾子得無增加貧窮已衰老短髮垂髣髴重祿無意取
思治山中畚往歲栽苦竹細蜜如葦葭庭前三小山本爲山中楂
當前鑿方池寒泉照欲呀翫此可竟日胡爲踏朝衙何當子來會
酒食相邀遮願爲久相敬終始 疵瑕閑居各無事數來飲流霞

丙申歲余在京師鄉人

回自南來弄其官得太子中允

景回舊有地在蔡今將

囿於其間以自老余嘗有意於

嵩山之下洛水之上買

室以爲休息之館而未果今景

回欲余詩遂道此意景回志余言異日可以知余之非戲云

爾

岷山之陽土如腴江水清滑多鯉魚古人居之富者衆我獨厭倦
思移居平川如手山水覺恐我後世鄙且愚經行天下愛嵩嶽遂
欲買地居妻孥晴原漫漫望不盡山色照野光如濡民生舒緩無
天扎衣冠堂堂偉丈夫吾今隱居未有所更後十載不可無聞君

厭蜀樂上蔡占地百頃無邊隅草深野闊足狐兔水種陸取身不
劬誰知李斯顧秦寵不獲牽犬追黃狐今君南去已是老行看嵩
少當吾廬

憶山送人

少年喜竒迹落拓鞍馬間縱目視天下愛此宇宙寬山川看不厭

心還岷峨最先見晴光厭四川遠望未及上但愛青若鬟

脛夏秋多虵虻乘春乃取去匍匐攀屨顏有路不容足

猿陰崖雪如石迫暖成向瀾經日到絕頂目眩手足顛

撫膺忽長歎坐定耶四顧風色非人寰仰面囁雲霞

垂手撫百山臨風弄襟袖飄若風中仙劫來游荆渚談笑登峽船

峽山無平岡峽水多悍湍長風送輕帆管過難詳觀其間最可愛

巫廟十數巔聳聳青玉幹折首不見端其餘亦詭怪土老崖石頑

長江渾渾流觸齧不可欄苟非峽山壯浩浩無隅邊恐是造物意

特使險且堅江山兩相值後世無水患水行月餘日泊舟事征鞍

爛熳走塵土耳聾目眩昏中路逢漢水亂流愛清淵道逢塵上客

洗濯無瑕痕振鞭入京師曩歲不得官悠悠故鄉念中夜成慘然

五噫不復留馳車走轆轤自是識嵩岳蕩蕩容貌尊不入衆山列

體如鎮中原幾日至華下秀色碧照天上下數十里映隳青巘巘

迤邐見鍾南岸于蟠長安一月看山岳懷抱斗以騫漸漸大道盡
倚山棧黃緣下瞰不測溪石齒交戈鋌虛閣怖馬足險崖磨吾肩
左山右絕澗中如一繩慳傲倪駐鞍轡不忍驅以鞭累累斬絕峯
凡不相屬聯背出或逾峻遠驚如爭先或時度岡領下馬步險徑
怪事看愈好勤劬變清歡行行上斂閉勉強踵不前矯首望故國
漫漫但青煙及下塵頭坡始見平沙田歸來顧妻子壯抱難留連
遂使十餘載此路常周旋又聞吳越山中明水澄鮮百金買駿馬
往意不自存投身入廬岳首挹瀑布源飛下二千丈強烈不可干
餘潤散爲雨遍作山中寒次入二林寺遂獲高僧言問以絕勝境
導我同躋攀逾月不倦厭岩谷行欲殫下山復南邁不知已南度
五嶺望可見欲往苦不難便擬去登玩因得窺羣蠻此意竟不償
歸抱愁煎煎到家不再出一頓俄十年昨聞廬山羣太守雷君賢
往求與識面復見山鬱蟠絕壁橫三方有類大破鑲包裹五六州
倚之爲長垣大抵蜀山峭巉刻氣不溫不類嵩華背氣象多濃繁
吳君穎川秀六載爲蜀官簿書苦爲累天鶴囚籠樊岷山青城縣
峨嵋亦南健黎雅又可到不見宜悒然有如烹脂牛過眼不得食
始謂泛峽去此約今又愆只有東北山依然送歸軒他山已不見
此可著意看

上田侍制詩

日落長空道大野渺荒荒
吁嗟秦皇帝安得不富强
山大地脉厚小民十尺長
耕田破萬頃稔粟柱梁少
年事游俠皆可荷弩槍
勇力不自驕頗能啖乾糧
大意此有謂故使連西羌
古人遭邊患累累鬪兩剛
方今正似此猛士強如狼
跨馬負弓矢走不擇澗岡
脫甲森不顧袒袒搏敵場
嗚彼誰治此踧踖不敢當
當之負重責無成不朝王
田侯本儒生武畧今泯泯
右手握麈尾指麾據胡牀
羣國遠浩浩邊鄙有積倉
秦境古何在秦人多戰傷
此事久不報此時將何償
得此報天子爲侯歌之章

途次長安上都漕傳諫議

丈夫正多念老大自不安
居家不能樂忽忽思中原
慨然奔鄉廬劫劫道路間
窮山多虎狼行路非不難
昔者倦奔走閉門事耕田
蠶穀聊自給如此已十年
緬懷當今人草草無復閑
堅國固不起芒昔實在肩
布衣與食肉幸可交口言
點點不以告未可遽罪愆
驅車入京洛藩鎮皆達官
長安逢傅侯願得說肺肝
貧賤吾老矣不復苦自歎
富貴不足愛浮雲過長天
中懷邈有念慙愧難自論
世俗不見信排斥僅得存
昨者東入秦夫麥黃滿田
秦民可無饑爲君喜不眠
禁軍幾千萬仰此填其咽
西蕃人不反老賊非常然

士飽可以戢吾寧爲之先傅侯君在西天子憂東藩烽火尙未滅
何策安西邊傅侯君謂何明日將東轅

答陳公美

少壯事已遠舊交良可懷百年能幾何十載不得偕念昔居鄉里
游處了無猜飲食不相捨談笑人所陪拜君以爲兄分蜜誰能開
齒髮俱未老未至棄與頽我子在襁褓君猶無嬰孩君後獨捨去
爲吏天一涯我又厭奔走遠引不復來歲月杳難恃區區老吾儕
况從與君別多事歲若排心力不能救衰病侵骨骸二子皆已冠
如吾苦無才君亦已有嗣骨目秀且佳人事知幾變會合終不諧

昨者本不出豪傑苦自吟鬱鬱自不樂誰爲子悲哀翻然感其
東走陵巔崖不意君在此得奉笑與談君顏蔚如故大噓飛塵灰
我老應可怪白髮生兩顙新句辱先贈古詩許見推賢俊非獨步
故舊每所乖作詩報嘉貺亦聊以相催

又答陳公美三首

仰尼魯司寇官職亦已優從祭肉不及戴免奔諸侯當時不之知
爲肉誠可羞君子意有在眾人但意尤置之待後世皎皎無足憂
仲尼爲羣婢一走十四年荀鄉老不出五十千諸田顧彼一夫子
豈其陷在顛出處固無定不失稱聖賢彼亦誠自信誰能卹多言

公孫昔放逐牧羊滄海濱勉強聽鄉里垂老西游秦日固未為壯
徒為少辛 君子豈必隱孔孟皆族人

送李才元學士知邛州

貧賤羞妻子富貴樂鄉關不見李夫子得意今西還

送任帥中任清江

吾喜送任帥羨君方少年有如伏櫪馬看彼始及鞍奔騰過吾目
蕭條正思邊誰知脫吾羈傲睨登太山君今始得縣翱翔大江干
大江多風波渺然欲勢翻浩蕩吞九野開闢壯士肝人生慮不出局
束守一廛未常見大物不識天地寬今君吾鄉秀固已見西川去

年作邊吏出入烽火間儒雜武弁屈與種表言又當適南上大
浪之目前胸中莽帶心吹噓為平田陳湯喜刑勝所至常
想君至彼胸膈當豁然

送吳待制中復知潭州二首

十年嘗作健為令四脉嘗聞愍俗詩共歎才高堪御史果能忠諫
致戎麾會稽特欲榮公子馮翊猶將試望之船繫河隄無幾日南
公應已慳來遲

臺省留身凡幾歲江湖得羣喜令行卧聽曉鼓朝眠穩行入淮流
鄉味生細雨滿村蓴菜長高風吹旆綵船獐到家應有壺觴勞倚

賴比鄰不畏卿

從叔母楊氏輓詞

老人凋喪悲宗黨寒月淒涼望舊林白髮已知鄰里暮傷懷難盡
子孫心幾年贈命涵幽壤當有銘文記德音千里緘詞託哀恨鳴
鳴引者涕中吟

白馬渡澆水紅旗照蜀山歸來未解帶故舊已滿門平生浪游處何
者哀王孫壯士勿齷齪千金報一食

送陸權叔提舉茶稅

君家本江湖南行卽鄰里稅茶雖冗繁漸喜官資美嗟君本篤學
瘠瘵好文字往年在巴蜀憶見春秋始名家亂如髮勞錯置尋理
今來未五歲新傳滿盈几又言欲治易雜說書萬紙君心不可測
日夜湧如水何年重相逢祇益使余畏但恐茶稅亂子易中意
茶易兩無妨知君足才思

送王吏部知徐州

東徐三齊之南鄰夫子豈是三齊人辭囂乞靜得此守走免入藪
魚投津徐州絕勝不須問問項籍何去秦江山雄豪不相下衣
錦遊戲欲及辰霸王事業已矣但有太守朱兩輪還鄉據勢與
古並豈有漢戟窺城闈論安較利乃公勝行矣正及汴水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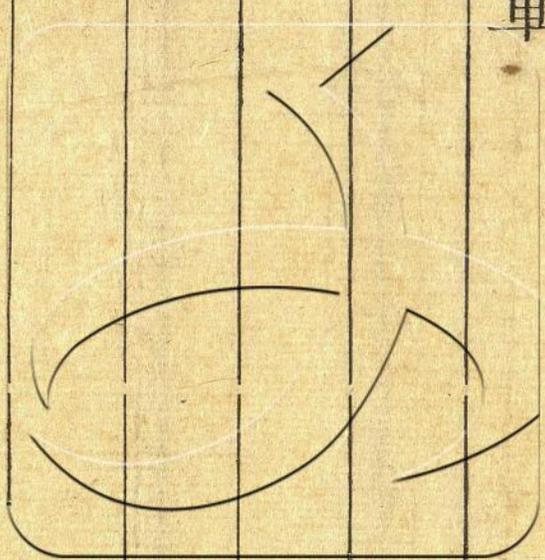
藤樽

枯藤生幽谷，感縮似無材。
不意猶爲累，剗中作酒杯。
君知我好異，贈我酌村醅。
衰意方多感，爲君當數開。
藤樽結如螺，村酒綠如水。
開樽自獻酬，竟日成野醉。
書紗可爲席，白石可爲機。
何當酌清泉，永以思君子。

次韻和縉叔遊仲容西園二首

春入禁城懷舊隱，偶來芳圃似還家。
番番翠蔓纏松上，粲粲朱梅入竹花。
客慢空勞嚴置兕，酒多無用早成虵。
相公猶有遺書在，欲問郎君借五車。

栽松成徑百餘尺，隔徑開堂似兩家。
厭事共邀終日飲，渴春先賞後開花。
客來庭樹鳴寒鵲，酒入肌膚憶冷虵。
衰病不勝杯酒處，醉歸傾欲乘車。



70025427

